

文学与思想丛书

Huanyu De Shenti

欢愉的身体

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研究

张静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欢愉的身体

——《老舍散文集》研究

张其成



文学与思想丛书

Plaisir du Corps

欢愉的身体

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研究

张 静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愉的身体: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研究/张 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2

(“文学与思想”丛书)

ISBN 978-7-01-018569-9

I. ①欢… II. ①张… III. ①巴特(Barthes, Roland 1915-1980)-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1982 号

欢愉的身体

HUANYU DE SHENTI

——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研究

张 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7-01-018569-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从作品到文本.....	26
第一节 作品论观点	27
一、主体中心化	28
二、意义确定性——以读者为中心	33
三、主导性因素——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	35
第二节 文本论观点	38
一、剔除中心化	38
二、隐迹性重写——文本间性	47
三、文本伦理学：《文本的欢愉》	50
第二章 主体的退隐.....	55
第一节 完整的主体：主体与他人（他物）的统一	56
第二节 分裂的主体：凌驾主体的他者——结构	61
一、理论渊源	61
二、《恋人絮语》：爱作为主体间性	70

第三章 身体伦理学.....	85
第一节 身体的欢愉	87
一、东方神话学——《符号帝国》.....	88
二、平淡的身体——《中国怎么样?》.....	99
第二节 自传式轨迹	110
一、反传统的自传体——《罗兰·巴特自述》.....	111
二、身体的刺痛——《明室》.....	120
第四章 先锋性批评.....	128
第一节 领航新批评	130
第二节 索尔邦之争	136
第三节 反科学化语言	142
一、从科学到文学——《批评与真实》.....	143
二、差异化阅读——《S/Z》.....	146
结 语.....	160
参考文献	165
附 录 罗兰·巴特生平与著述	184
后 记.....	192

导 论

一、关于罗兰·巴特的后十年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又译为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法国学术界最著名的领军者之一,也是结构主义阵营中一位神话般的人物:灵活多变,富有弹性,迅速接受某种理论又平稳从既往理论脱身。这种由感受力而非严密性构成的理论品质使他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气压计和风向标。他的身体和著作,融汇了种种声音与价值观念的多元立场。尤其是罗兰·巴特的最后十年(1970—1980年),开启了一个“罗兰·巴特的时代”^①,汇集了许多现代思想的智慧:符号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学、解构主义等。他的著作难以定性为某种或某几种理论,往往是同时并列、多元断片。“如果我们从福柯、德里达、德鲁兹、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克里斯托娃等被称为现代思想家的人群中划去罗兰·巴特的名字,这些思想家们便会立即各就各位,分别归属于哲学、文化人类学或是精神分析的专

^① [日] 铃村和成:《巴特——文本的愉悦》,戚印平、黄卫东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柜，在那里安分守己。但是，现代思想的探索也将寿终正寝。”^① 罗兰·巴特“难以把握”的语言和“漂泊不定”的思想正是体现了一代结构主义者追求的“反终极意义”。关于罗兰·巴特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富有生命力的话题，研究领域涉及广泛，研究态势十分活跃。不仅法国，其他国家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著作问世，大学论文中依然流行着巴特的语言，时至今日，巴特思想圈还在不断扩大。

与巴特前期较为保守的符号阶段相比，他最后十年是其一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思想最具爆发力时期。最后十年的巴特并非用艰深的理论，而是用代表性的文本直接阐释思想历程，体现自己真正的意趣和性灵。他最后十年的文本是其追求身体欢愉的具体载体。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还是艺术等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段时期的思想观点不断被后世学者引用和阐释，“他们中有索莱尔斯 (Philippe Sollers)、埃柯 (Umberto Eco)、昆德拉 (Milan Kundera)、托马斯·伯恩哈特 (Thomas Bernhard) 等人。”^②

从巴特本人来说，后十年是其从符号学时期成功转型到个人气质的新阶段。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拒绝指导巴特博士论文的理由：罗兰·巴特在科学性的研究上从没有和我相近，后期的巴特所作所为与前期的巴特正好相反，后期的巴特才是真实的自己。^③ 巴特的文本大都重视自我心灵和感受，将写作当作生命的延续和热情，其独具一格的文本观融入身体伦理和主体关系，其片断式话语为文学新批评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

罗兰·巴特的思想曾经被冠以不同定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后结构

① [日] 铃村和成：《巴特——文本的愉悦》，戚印平、黄卫东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② [日] 铃村和成：《巴特——文本的愉悦》，戚印平、黄卫东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③ 参见 [法]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瑾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2 页。

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他的后十年被学者普遍称为解构主义思想或后结构主义思想。但是这些头衔依笔者看来并不合适。

西方思想史上，法国结构主义者含义较广，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借助语言学模式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即所谓的“科学结构主义”^①，以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雅各布森、雅克·拉康、早期罗兰·巴特等为代表。结构的观念具有生产性，是先于主体的先行存在，带有强制性和殖民力量。第二类是“具有历史化或认知性的结构主义”，包括“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路易·阿尔都塞、皮埃尔·威尔南等”^②。这类结构主义者带有社会批判意识，反对主流文化，扶持边缘文化，寻求新批评模型，表达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后十年的罗兰·巴特属于此列。

因此，结构主义是巴特维护自己文学直觉的工具，不能把它体验为科学结果的产物。在早期巴特的符号学、科学结构主义阶段——主要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关注叙事作品的结构和符号分析，试图总结出一些总体性的叙事学规则，但过强的科学性使其显得枯燥和生涩，代表性作品有《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原理》《符号学历险》《时装体系》等。那段时期，尽管巴特也偶尔表现出对于结构分析方法的怀疑和不满，但总的来说，他是在一丝不苟、艰难地做着理论探索，并注意总结和借鉴其他理论家的成果。有的学者称巴特为“结构变色龙”，理论立场不坚定，这对他是不够公正的。从他五六十年代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在结构主义理论方面已经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是在发现科学结构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后开始转向的。其实以巴特的才情而论，本来不适合从事枯燥的理论研究，我们也更喜欢写作《S/Z》《恋人絮语》《文本的欢愉》《符号帝国》和《萨德，傅立叶，罗犹拉》时的巴特。在他后十年文本中，他的文字自由度很

①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序言”。

②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序言”。

高，充满性灵，因此，有学者给巴特冠以狭义的符号学家或科学结构主义者是不全面的。

而解构主义是以雅克·德里达为鼻祖。^①德里达所谓的解构有两个主旨：一是“解结构”，拆解固定中心的旧结构，二是运用增补逻辑打破二元对立，开发边缘因素地位，形成差异游戏的新结构。无疑，巴特的很多文本有着德里达解构的影子，但是与之又有明显不同，德里达的思想以“破解”各位哲学家思想为主，针对性和批判性较强，理论概念较多。而巴特虽然也反对传统禁锢，却有破有立，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感悟而不是理论去解释，个人气质大大弱化了他的理论本身，从中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理论概念。

“后结构主义”身份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被介绍到英美之后，英美学者根据自己对结构主义的理解作的分类，且被我国学者广泛接受。而在法国则没有这种前、后结构主义的分期。巴特、福柯、拉康、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等都被统称为“结构主义”，因为他们的共同点不光是对语言学模式的运用，更主要是对学院主义、对历史和现存僵化结构体系的批判。结构主义唤醒了法国学者的现代批评意识，“去除对陈旧知识的盲目崇拜”^②，发展多元批评话语，将符号学、文字学、考古学、精神分析等知识注入文学批评，替代存在主义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方法，大多数战后的知识分子都从结构主义这里看到了希望。

德里达曾经比较明确地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分类作出过解释：“不仅中国，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对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分类有着许多误解。后结构主义是一个美国流派，它初始于美国，在美国成长发展。”^③1966年10月，德里达在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批评语言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结构主义年会上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La structure, le signe et le jeu*

① 关于德里达解构的阐述可参见本人拙作《论德里达的结构观》，《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② 见罗兰·巴特1966年2月在巴黎《解蔽》（*Alétheia*）杂志结构主义专号上的论文。

③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dans le discours des sciences humaines) 的发言,^①在这篇文稿中,德里达作了关于解构风格的报告,目的在于批评当时在法国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结构主义”思想。这篇发言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当时,所有从法国传到美国的思想均被视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也被归入“后结构主义”范畴。^②但是德里达本人并不承认这种划分:“我个人从未使用过后结构主义这一分类来表述解构,因为,一方面是后结构主义引入了一个历史分期,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先于结构主义(而不是结构主义先于解构主义);另一方面,我没有完全抛弃对结构主义的兴趣。所以,我不采纳这种分类。”^③同时,德里达还申明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种分期就更加严格。因为自70年代起,解构主义已经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而1979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才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概念。”^④因此,从分期上,解构主义比后现代主义的兴盛起码早十年。另外,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念不同,后现代主义标志着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解放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终结,标志着所有起源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概念的终结。从这一点上,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因为他坚信“解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激发进步、解放和革命”^⑤。

因此,无论是把巴特后十年思想归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都是对这些概念本身不甚明晰所致。

巴特不是一个建立体系的人,而是一个具有直觉和兴趣、能够对理论立即作出反应的人,他曾经借鉴过萨特、马克思、叶穆斯列夫、布莱希特、

① 这篇发言于1967年被收入德里达代表作之一《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后于1970年被收入会议论文集《结构主义论争》。英文译本收录于专辑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8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参见[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册),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5页。

③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④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⑤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索绪尔，还依靠过雅各布森、本维尼斯特、巴赫金、拉康，抑或还有德里达、克里斯蒂瓦、福柯等，但这些并不是他真正的前进路线，他使接触的一切都为自己的理论转向，为自己的目光服务。巴特的天才在于他善于摄取周围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直觉。这方面的例证十分丰富：《写作的零度》中谨慎地参考了马克思和萨特；《神话集》的附录《今日神话》沿用了索绪尔和叶穆斯列夫语言学原理；他在评论戏剧和写作《爱情絮语》时采用了拉康的理论；谈《时装系统》时借用了音位学；此外，在后期的文本中，他还应用了福柯、德里达、布莱希特、巴赫金、克里斯蒂瓦等学者的观点，用这些不同的成分展示自己的多重立场，“展示一种目光、一种嗓音和一种风格”^①。

巴特后十年的思想实际是借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尼采的批判意识等多方糅合后进行阐发，他的表达魅力在于他先天的禀赋和个人趣味，和某个或某派哲学家都无明显瓜葛。这一点与他同时代的几位结构主义者不同：福柯和尼采、德里达和胡塞尔、拉康和弗洛伊德都有着明确的理论渊源。而巴特的作品大都理论性不强，随笔性质居多，重视自我心灵和感受才是理解巴特写作的关键，也是迄今很多学者和大众喜欢巴特的缘由。

所以，说后十年的罗兰·巴特是一个思想多元、写作开放的文化学者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音乐、摄影、绘画、服装等社会各个层面。他将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对经典作品的再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现实文化信息的分析。^② 巴特的后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充满创造力的声音，他对人、人的情感和审视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至今无可替代。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巴特后十年的思想研究的确是一个很有难度的课

① [法]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② 参见[法]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题，其碎片化的语言、游移不定的概念和零散的思维，使读者把握他的观点尤显犹疑。同时，部分中文译本对原著翻译的差异，也增加了理解巴特思想要义的难度。

依笔者之见，贯穿巴特后十年甚至整个创作生涯的思想主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常规意象与超越常规。在巴特眼里，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规意象或者说是约定俗成之物是一种“多格扎 (doxa)”^①，即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因此巴特一生都在努力超越这种由“多格扎”所带来的常规性和平庸性。巴特对边缘性、含混性、隐喻性的热爱远甚于对主体性、明确性的关注，在作品中常采取片断式或是第三人称的写作方式，避免读者产生对固定意义的依赖，即巴特始终反对的“多格扎”。

当然，罗兰·巴特温和克制的性格也使得他的这种反对不会过分激烈和彻底，使得常规意象和超越常规这两个层次不是二元对立的决绝关系，而是高低层次的含混关系：对优劣有所展示，但又有所包容。这种高低层次关系在巴特的主要作品中基本都有体现：比如《神话学》中的直接意指/含蓄意指；《批评文集》中的显意/晦意；《文本的欢愉》中的享乐/原乐；《S/Z》中的可读之文/可写之文；《明室》中的钝点/刺点等等。而要真正体味这条高低层次的思想主线，唯有回到巴特的文本，主要是回到他最重要的最后十年的文本中去仔细追寻。

二、罗兰·巴特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罗兰·巴特的文献相当丰富，这里仅介绍法语、英语、日语和中文的相关文献，国外和国内研究情况各分为译介和研究著作、论文三部分进行介绍。

^① 《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 国外研究状况

罗兰·巴特的著作始终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其著作被译成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捷克文、瑞典文、罗马尼亚文、日文、中文等。同时,国外对巴特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涌现了一批巴特的研究专著。

(1) 译介情况

英语国家对巴特的著作翻译较全,除了《巴特全集》(*Oeuvres complètes*)未及翻译之外,其余作品均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时,英文译著的转译时间较短,一般在3—5年,有些原著出版后第二年即可见到英文译本。另外,美国Hill and Wang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国Routledge出版社等分别摘选巴特原著编辑成英文选集,比如1977年汇编的《影像,音乐,文本》(*Image, music, text*)涉及修辞、影像、音乐、隐喻、作者和文本、知识分子和教育等方面的文章;1982年由苏珊·桑塔格编译的《巴尔特读本》(*A Barthes Reader*)分别从神话阶段、结构阶段、文本阶段三个部分摘选了巴特的原文;2005年《中性:法兰西学院演讲》(*The neutral: lecture course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是1977—1978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任职期间所作的演讲汇编,提供了众多文学作品分析实例,有助于读者了解当代西方文学;2006年汇编的《流行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fashion*),主要结合语言结构及巴特1967年的著作《服饰系统》(*Système de la mode*)来分析巴特对流行文化的感悟。

(2) 研究著作

法国本土有一批研究罗兰·巴特的理论家,他们全面介绍巴特的生平,对其后十年思想有着细腻的阐释。巴特的朋友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le)在巴特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巴特的遗著,是巴特大部分遗著的版权所有者;巴特生前的密友索莱尔斯(Sollers)和朱丽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夫妇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撰写了以巴特为原型的两部小说《女人们》《武士们》,以幽默的笔调反映了巴特的生活细节。在此之前,克里斯蒂瓦1971年的理论文章《人怎样对文学说话》已经详细论述了巴特运用文

学知识来反叛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罗兰·巴特去世后第一本全面回顾其思想源流的传记是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gger)的《罗兰·巴尔特：一个传奇》(*Roland Barthes, roman*)，1986年由法国格拉塞和法思盖尔(Grasset@Fasquelle)出版社出版(中文版201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重点回顾了巴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著述——《S/Z》《文本的欢愉》《恋人絮语》《明室》等，指出巴特的“高贵”正是他20世纪70年代以后用务虚的文学话语对抗当时风头强劲的务实的科学话语，巴特这种追求欲望之虚的个人品格带有精神英雄主义的色彩。

另一本记叙体的著作是路易-让·卡尔韦(Calvet, Louis-Jean)1990年的《罗兰·巴尔特1915—1980》(*Roland Barthes, 1915—1980*)，(中文版由车槿山翻译，书名为《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1997年出版)，这也是系统介绍巴特的传记，作者走访了巴特生前的好友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瓦、罗伯·格里耶以及巴特高中时代和疗养院时代的好友等，掌握了翔实的资料，描绘了真实可信的巴特形象，是阅读巴特不可或缺的入门读物；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在其1992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史》(*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中文版2005年由季广茂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结合法国的时代背景还原了各个时段的罗兰·巴特；另外，巴特同时代的几位结构主义阵营的朋友茨维坦·托多洛夫、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分别就巴特的辞世撰写了纪念性文章。同时，一些高质量的刊物对“解读巴特”贡献很大，诸如《太凯尔》《批评》《拱门》《文学杂志》《阅读》《诗学》《创造精神》《沟通》《文本性》等杂志都发行过巴特专刊。^①

应该说，在巴特去世后的20年里，法国本土的巴特研究可谓异常繁荣，20世纪80—90年代对巴特研究作出贡献的至少可以列出若干有影响力的学者，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另有莱温斯顿·诺代哈(Levinston Nordhal)、

① 参见[法]菲利普·罗歇：《罗兰·巴尔特：一个传奇》，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路易-让·卡尔维 (Louis-Jean Calvet)、克劳德·伯纳 (Claude Bernard)、娜塔丽·雷戈 (Nathalie Léger) 等。^①

21 世纪以来的法国巴特研究虽然在“回到经典、回到文学史”的感召下研究成果不似 20 世纪那般瞩目，但依然有一批学者对其进行延展性探讨，尤其在 2015 年巴特诞辰百年之际出现了一股新的译介热潮。目前主要研究人员为参加过巴特研讨班的学生安托万·贡巴尼翁 (Antoine Compagnon)、阿兰·芬基克洛 (Alain Finkielkraut) 和埃里克·马尔蒂 (Eric Marty) 等。

贡巴尼翁在《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Les antimodernes: de Joseph de Maistre à Roland Barthe*) (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 2005 年版) 一书中对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稿《小说的准备》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发现巴特的内心深处有着反先锋派、反现代派的倾向。^②

阿兰·芬基克洛在 2006 年主编了《文学能做什么》(*Ce que peut la littérature*) 一书，由法国斯托克 (STOCK) 出版社出版，该书就法国当代理论界对于巴尔特的两种阐释路径进行了详细探讨。

巴特的忘年交埃里克·马尔蒂 (Eric Marty，巴黎七大法国当代文学教授) 为罗兰·巴特逝世后的译介作出了较大贡献，其分别在 1993—1995 年和 2002 年编注了三卷本和五卷本的《巴特全集》(*Oeuvres complètes*)，基本包括了巴特的所有著作、文章和部分讲演稿 (巴特去世后整理出的日记、讲座和研讨会笔记等没有收录进全集，于 2002—2015 年陆续在法国另行出版，具体见本书的附录参考文献)；2006 年，埃里克·马尔蒂以叙议结合的方式出版了带有回忆录性质的《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Roland Barthes, le métier d'écrire*) 一书^③；2010 年，在罗兰·巴特逝世 30 周年之际，埃里克·马尔蒂根据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由安托万·贡巴尼翁主持的研究

① 参见张卫东：《21 世纪以来罗兰·巴特国内外研究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16 年第 4 期。

② 中文版参见 [法] 贡巴尼翁：《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郭宏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③ 中文版参见 [法] 埃里克·马尔蒂：《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胡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